

屈宋古音義

【明】陳第撰

黃靈庚點校

楚辭要籍叢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屈宋古音義

【明】陳第撰

黃靈庚點校

楚辭要籍叢刊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屈宋古音義 / (明) 陳第撰; 黃靈庚點校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9. 4

(楚辭要籍叢刊)

ISBN 978-7-5325-9192-3

I. ①屈… II. ①陳… ②黃… III. ①古代音樂—研
究—中國—明代 IV. ①J609.248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9)第 062940 號

楚辭要籍叢刊

屈宋古音義

[明] 陳第 撰

黃靈庚 點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5.375 插頁 3 字數 91,000

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3,100

ISBN 978-7-5325-9192-3

I·3371 定價: 2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電話: 021-66366565

本書爲「十三五」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

本書爲二〇一一—二〇二〇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

本書爲二〇一八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

本書爲浙江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一流學科建設成果

本書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成果

屈宋古音義卷一



閩中陳 第季立著

吳下張海鵬若雲訂

降

音洪詳見毛詩古音攷

離騷

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

兮惟庚寅吾以降

九歌雲中君

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

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

宋玉風賦

故其清涼

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宮

能佩

能音泥佩音皮俱見毛詩古音攷

嘉慶乙丑虞山張氏刊《學津討原》本《屈宋古音義》書影

楚辭要籍叢刊導言

黃靈庚

楚辭首先是詩，與詩經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兩大派系，好比是長江與大河，同發源於崑崙山，然後分南北兩大水系。大河奔出龍門，一瀉千里，蜿蜒於中原大地，孕育出帶上北國淳厚氣息的國風；而長江闖過三峽，九曲十灣，折衝於江漢平原，開創出富有南國絢麗色彩的楚辭。

「楚辭」這個名稱，始於漢代，是漢人對於戰國時期南方文學的總結。「楚辭」既指繼承詩經之後，在南方楚國發展起來的新體詩歌，標誌着中國文學又進入了一個輝煌的時代；又是中國詩歌由民間集體創作進入了詩人個性化創作的時代，而屈原無疑是創作這種新歌體的最傑出的代表，創造出了「驚采絕艷，難與並能」的離騷、九歌、天問、九章、遠遊、卜居、漁父等不朽的名作。

屈原的弟子宋玉、景差及入漢以後的辭賦作家，承傳屈原開創的詩風，相繼創作了九辯、招魂、大招、惜誓、招隱士、七諫、哀時命、九懷、九歎、九思等摹擬騷體之作，被後世稱之爲「騷體詩」。據說是西漢之末的劉向，將此類詩賦彙輯成一個詩歌總集，取名爲「楚辭」。再以後，東漢

王逸爲劉向的這個總集做了注解，這就是至今還在流傳的王逸楚辭章句十七卷的本子，是現存的最早的楚辭文獻，也是我們今天學習楚辭最好的讀本。

「楚辭之所以名楚」，表明了所輯詩歌的地方特徵。宋黃伯思業已指出，「蓋屈、宋諸騷，皆書楚語，作楚聲，紀楚地，名楚物，故可謂之『楚詞』」。若些、只、羌、諝、蹇、紛、佗僚者，楚語也；頓挫悲壯，或韻或否者，楚聲也；沅、湘、江、澧、修門、夏首者，楚地也；蘭、茝、荃、葍、蕙、若、蘋、蘅者，楚物也；他皆率若此，故以『楚』名之」。其雖然說出了「楚辭」所以名「楚」的緣由，而沒有進一步指出名「辭」的來歷。辭，也可以寫作「詞」。楚辭詩句之中都有感歎詞「兮」字。這個「兮」字，古人統歸屬於「詞」，古音讀作「呵」，是最富於表達、抒發詩人的情感的感歎詞。這也是楚辭句式的顯著特點。「楚辭」之又所以稱「辭」，是與用了這個「兮」字有關係。

楚辭的句式比較靈活，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不等，參差變化，不限一格，一改詩經以四言爲主的呆板模式。詩經的篇章結構以短章重疊爲主，短則數十字，長則百餘字，內容相對單一，只截取生活中一個片斷，無法敘述比較複雜、曲折、完整的故事。楚辭突破了這個局限，像離騷這樣的宏篇巨製，洋洋灑灑，三百七十三句，二千四百九十字，至今仍是最偉大的浪漫主義抒情長詩，表現了詩人自幼至老、從參與時政到遭讒被疏，極其曲折的生命歷程；撫今思古，上天入地，抒瀉了在較大時空跨度中的複雜情感。從音樂結構分析，楚辭和詩經一樣，原本都是配上音樂的樂歌。詩經只是一遍又一遍的短章重複演奏，而楚辭有「倡曰」、「少歌曰」、「重曰」，表示

樂章的變化，比詩經豐富得多。最後一章，必是衆樂齊鳴，五音繁會，氣勢宏大的「亂曰」。

楚辭的地方特徵，不僅僅是詩歌形式上的變化和突破，更重要的在於精神內容方面的因素。南國楚地三千里，風光秀麗，山川奇崛，楚人既沾濡南國風土的靈氣，又秉習其民族素有「剽輕」的遺風，陶鑄了楚人所特有的品格。楚辭更是「得江山之助」，在聲韻、風情、審美取向、精神氣質等方面，無不深深地烙上了南方特色的印記，染上了濃厚的「巫風」、神怪氣象，動輒駕龍驂鳳，驅役神鬼，遨遊天庭，無所不至。至其抒發情感，激越獷放，一瀉如注，較少淳厚平和的理性思辨，和中原文化所宣導的「不語怪力亂神」、「溫柔敦厚」風氣比較，確實有些區別。

屈原是一位富於創造精神的文化巨匠，他置身於大河、長江的崑崙源頭，俯視於南北文化交融的臨界綫。一方面既保持着楚人特有民族性格，自強不息的精神面貌，富有想象的浪漫情調；另一方面又廣泛吸取、融會中原的理性思想，繼承詩經的道德傳統精神。故而在他的作品，儘管有大江兩岸、南楚沅湘的旖旎風光、濃豔色彩，但幾乎不曾提到楚國的先王先賢，而連篇累牘的都是爲中原文化所公認的歷史人物：堯、舜、禹、湯、啓、后羿、澆、桀、紂、周文王、武王、皋陶、伊尹、傅說、比干、呂望、伯夷、叔齊、甯戚、伍子胥、百里奚等。在屈原的神話傳說中，除九歌中的湘君、湘夫人、山鬼三篇外，像太一、雲中君、東君、司命、河伯、女岐、望舒、雷師、屏翳、伏羲、女媧、虞妃等，都不是楚國固有的神靈，也沒有一個是楚人所獨有的神話故事。離騷開頭稱自己是「帝高陽之苗裔」，高陽是黃帝的孫子，其發祥之地，在今河南省的濮陽，不也是中

原人的先祖嗎？總之，楚辭是承接詩經之後的一種新詩體，二者同源於大中華文化，是不能割切開來的。更不能說，楚辭是獨立於中華文化以外的另一文化系統。如果片面強調楚辭的地域性、獨立性，也是不妥當的。

楚辭對於後世文學創作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，像司馬遷、揚雄、張衡、曹植、阮籍、郭璞、陶淵明、李白、杜甫、李賀、李商隱、蘇軾、辛棄疾等各個歷史時期的名家巨子，沿波討源，循聲得實，都不同程度地從屈原的辭賦中汲取精華，吸收營養，形成了一個與詩經並峙的浪漫主義傳統的創作風格。在中國文學史上，後世習慣上說「風、騷並重」，指的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兩大傳統精神。由此想見，屈原對於中國文學的偉大貢獻是無與倫比的，屈騷傳統精神更是永恒不朽的。

正因如此，研究中國詩學，构建中國文學史及中國文化史，楚辭無論如何是繞不開的。而讀楚辭、研究楚辭，必須從其文獻起步。據相關書目文獻記載，自東漢王逸楚辭章句以來至晚清民初的兩千餘年間，各種不同的楚辭注本大約有二百十餘種。綜觀現存楚辭文獻，大抵以王逸章句與朱熹集注爲分界：在朱熹集注以前，基本上是承傳王逸章句，而明、清以後，基本上是承傳朱子集注。由我主編且於二〇一四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楚辭文獻叢刊，輯集了二百〇七種，應該蒐錄的注本，基本上已彙輯於其中了。遺憾的是，由於這部叢書部帙巨大，發行量也極有限，普通讀者很難看到。且叢書爲據原書的影印本，沒作校勘、標點，對於初學楚辭

者，尤爲不便。

有鑑於此，我們與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，從中遴選了二十五種，均在楚辭學史上具有影響，爲楚辭研究者必讀之作，分別予以整理出版，滿足當下學術研究的需要，而顏之曰楚辭要籍叢刊。其二十五種書是：漢王逸楚辭章句，宋洪興祖楚辭補注，宋朱熹楚辭集注，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，清祝德麟離騷草木疏辨證，宋錢杲之離騷集傳，明汪瑗楚辭集解，明陸時雍楚辭疏，明周拱辰離騷草木史，明陳第屈宋古音義，明黃文煥楚辭聽直，清林雲銘楚辭燈，清王夫之楚辭通釋，清丁晏楚辭天問箋，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，清戴震屈原賦注附初稿本，清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，清陳本禮屈辭精義，清劉夢鵬屈子楚辭章句，清朱駿聲離騷賦補注，清王闓運楚辭釋，清馬其昶屈賦微附初稿本屈賦哲微，日本西村時彥楚辭纂說，屈原賦說，日本龜井昭陽楚辭缺等。參與點校者，皆多年從事中國古典文獻研究，尤其是楚辭文獻研究，是學養兼備的「行家裏手」，其對於所承擔整理的著作，從底本、參校本的選定，出校的原則及其前言的撰寫等，均一絲不苟，功力畢現，令人動容。但是，由於經驗、水平不足，受到各種條件限制（如個別參校本未能使用），且多數作品爲首次整理，頗有難度，因而存在各種問題，在所難免，其責任當然由我這個主編來承擔。敬請讀者批評指瑕，便於再版改正。

前言

黃靈庚

明陳第屈宋古音義爲首部研究楚辭音韻之專書，由此開啓楚辭古音學之先聲。

第字季立，號一齋，別號子野子、五嶽山人、乾坤寄客、溫麻山農、溫麻山中農夫、閩東連江縣人。年十九，補弟子員。萬曆時諸生。都督俞大猷召致幕下，授以兵法。喜談兵，起家兵營。萬曆初，出守古北口，歷薊鎮游擊將軍。在薊鎮歷十年，邊務整飭，以治能稱。又與譚綸、戚繼光之倫交，平倭數建奇功。譚死戚罷，遂絕意仕進，退歸鄉里，所居世善堂，藏書極富。第博學好思，善詩，精通五經，尤長於詩、易。著述頗豐，別有易用、毛詩古音攷、伏羲先天圖贊、尚書疏衍、寄心集、世善堂藏書目錄、一齋詩文集、兩粵遊草、五嶽遊章等。事載清嘉慶連江縣志卷六人物。

陳氏開啓明、清古音學之研究，以毛詩古音攷始。自六朝以來，讀詩三百篇，凡入韻之字不甚和諧者，乃求讀之以合韻，即所謂「叶韻」也。然改讀之法因人、因書而異，以致一字數叶，茫然莫知所從。宋吳才老作韻補、明楊用修作古音叢目，雖知「叶音」之不可從，猶依違可否之間。

陳氏以「左國、易象、離騷、楚辭、秦碑、漢賦以至上古歌謠、箴、銘、頌、贊，往往韻與詩合，實古音之證也」，乃排比韻例，求其古音古讀，以破「叶韻」之謬。其所取書證有本證、旁證，「本證者，詩自相證也，旁證者，采之他書也。二者俱無，則宛轉以審其音，參錯以諧其韻」。本證以探古音之源，旁證以明古音之委。是故每檢一字，其於古世與何字相協，即一目瞭然。毛詩古音攷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既成，至四十二年甲寅，又「獨慨夫注屈宋者，率不論其音，故聲韻不諧。間有論音者，又率以叶韻槩之」，而「一一以古音讀之，聲韻頗諧，故復集此一編」，成屈宋古音義。凡三卷，卷首有焦竑序、第自序、凡例四則及屈宋古音義目錄，末有第自跋。四庫館臣云，陳氏「以楚辭去風人未遠，亦古音之遺，乃取屈原所著離騷等二十五篇，除其天問一篇，得二十四篇；又取宋玉九辯九篇、招魂一篇，益以文選所載高唐賦、神女賦、風賦、登徒子好色賦四篇，共三十八篇。其中韻與今殊者二百三十四字，各推其本音，與毛詩古音攷互相發明。惟每字列本證，其旁證則間附字下，不另爲條，體例稍異，以前書已明故也。書本一卷。其後二卷，則舉三十八篇各爲箋注，而音仍分見諸句下。蓋以參攷古音，因及訓詁，遂附錄其後，兼以『音義』爲名」云。其於攷訂屈宋古韻可謂勤也。

毛詩古音攷、屈宋古音義爲陳氏研討古音學之「雙璧」，於中國古音學史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，亦研探楚辭古音韻者必讀之作。陳氏於古音學之貢獻，一是在理論上之開拓，主張古今音韻有變化，詩、楚辭自本協韻之字，於今則不協者，是今音異乎古音也，而臨文改音於叶，則斷不

可信。乃謂「蓋時有古今，地有南北，字有更革，音有轉移，亦勢所必至。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，不免乖刺而不入，於是悉委之叶」。又云：「夫古今聲音必有異也，故以今音讀今，以古音讀古，句讀不齟于唇吻，精義自繹于天衷，確乎不可易之道也。自唐以來，皆以今音讀古之辭賦，一有不諧，則一曰『叶』，百有不諧，則百曰『叶』。借叶之一字而盡該千百字之變，豈不至易而至簡？然而古音亡矣。古音既亡，則昔人依永諧聲之義泯泯于後世，不可謂非闕事也。」此論之出，爲後人探究古音學廓清迷霧，其功至偉矣。二是以繫聯之法，逐篇逐文攷訂詩、楚辭等周、秦韻文中協韻字，以實際解決先秦古音問題。如，「降」字條，引離騷「帝高陽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攝提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」。庸，降叶韻。引雲中君「靈皇皇兮既降，焱遠舉兮雲中。覽冀州兮有餘，橫四海兮焉窮」。降、中、窮叶韻。引宋玉風賦「故其清涼雄風，則飄舉升降，乘凌高城，入于深宮」。風、降、宮叶韻。推知降與庸、中、窮、風、宮，皆在一部，故其注「音洪」，非讀今音「強」者也。清代若顧亭林、江慎修、戴東原、段懋堂等輩即以此法攷訂、歸綜古韻部，終至古韻大明。第二書，則導夫先路也。

陳第攷定古音之法，蓋有七端：一據說文以定古音。如，「隘」字條，離騷與「績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益。籀文从阜，益聲。」案：見說文。又，「殆」字條，惜誦與「恃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以。說文台聲。」案：台，以聲。故殆字亦以聲也。又，「滯」字條，涉江與「汰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帶。說文从水，帶聲。」又，「蹠」字條，哀郢與「客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鵠。說文从足，庶聲。庶，古讀鵠。」

又，「江」字條，哀郢與「東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工。」說文以「工」得聲。」又，「鎮」字條，抽思與「人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真。」說文从「金」，「真」聲。」又，「改」字條，懷沙與「鄙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己。」說文己聲。」又，「恙」字條，九辯與「臧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央。」說文从「心」，「羊」聲。」

二據字書聲訓以定古音。如，「索」字條，離騷與「妬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素。」釋名：「索，素也。」（書序）「八卦之說，謂之八索」，徐邈音素。」又，「帶」字條，少司命與「際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蒂。」史記平準書「祿帶」，劉伯莊音「蒂」。釋名：「帶，蒂也。」著於衣如物之繫蒂也。」

三因古書異文以定古音。如，「莽」字條，離騷與「與」字韻，懷沙與「土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姥。」古馬亦音姥。二字義異而音同。漢有「馬何羅」者，明德皇后惡其先有叛，以「莽」易「馬」，改字不改音也。」案：「馬何羅」，一名異文。又，「陳」字條，招魂與「先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田。」古陳、田通音，故陳敬仲奔齊，後改爲田。」案：「田、陳」之爲姓氏實一也。

四據前修之說以定古音。如，「舍」字條，離騷與「故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暑。」魏了翁云：「六經凡「下」皆音「虎」，「舍」皆音「暑」。」又，「池」字條，少司命與「河」、「波」、「阿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沱。」徐鉉曰：「池沼之池，古通作沱。今別作池，非是。」

五據古注通假字以定古音。如，「壇」字條，涉江與「遠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塵。」周禮「塵」人注：「故書塵爲壇，杜子春讀壇爲塵。」以壇、塵爲通者也。」又，「抑」字條，懷沙與「替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懿。」詩「抑抑威儀」，抑，讀如易「懿文德」之懿，國語引詩作「懿戒」可證也。」

六據漢人古注以定古音。如，「屬」字條，離騷與「具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注。」攷工記：『犀甲七屬，兕甲六屬，合甲五屬。』鄭玄云：『屬，讀如灌注之注。』又，「華」字條，大司命與「居」、「疏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敷。」周禮形方氏：『正其封疆，無有華離之地。』鄭玄云：『華，讀爲瓜。』又，「絡」字條，招魂與「呼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路。」淮南子覽冥訓『黃雲絡絡』，高誘讀作『道路之路。』

七據一字多構以攷訂古音。如，「巷」字條，離騷與「縱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諷。」字一作街，又作閭。揚子『一閭之市』，詩丰『子之丰兮，俟我乎巷兮，悔予不送兮。』案：巷、街、閭，一字異體，其音同。又，「差」字條，離騷與「頗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磋。」今之蹉跎，古作差沱。案：蹉跎以訓詁爲之，差沱但記其音，同一連語之異體。陳氏注古音，以重唇讀輕唇，如，「服」字條，離騷與「則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逼。」詩及易、秦漢古辭，無有不讀「逼」者。故儀禮載冠辭曰：『吉月令日，始加元服。棄爾幼志，順爾成德。』德讀的，與服韻。此其當世之音，毫無所假借者。唐賈公彥疏儀禮曰：『服，叶蒲北反。』失之矣。豈古人命冠數語，不能以正韻，而必待于叶耶？以此見唐人之不知古音也。案：服，奉紐，輕唇。逼，幫紐，重唇。第以重唇易輕唇，未言「古無輕唇音」者，而清人「古無輕唇音」之說，蓋由此啓發也。又，「否」字條，惜往日與「欺」字韻，第云：「音胚。」案：否，非紐，輕唇。胚，滂紐，重唇。亦以重唇易輕唇。

陳第此書攷定屈宋古音，當稱古今第一人。其於楚辭定本，亦別有心解。稱屈賦「二十五

篇」，即「離騷一篇、九歌十一篇、九章九篇、遠遊一篇、卜居一篇、漁父一篇、天問一篇，共二十五篇」。而其書不錄天問，存屈賦二十四篇。「宋玉所著九辯、招魂舊附於屈原爲楚辭，然高唐、神女、風賦、登徒子好色賦，皆宋玉作也。今彙而合之，共一十四篇，總之爲三十八篇，題之以『屈宋』之名」云。蓋以爲既集楚辭，則宋玉所著，不當止錄九辯、招魂二篇，高唐、神女諸作，亦宜采錄。而朱子之續楚辭，亦不預其列。故以高唐、神女諸作入選楚辭，蓋昉於陳第矣。

後二卷於屈、宋之作三十八篇，逐篇作注。稱「從前注楚辭者，或以一二句、三四句斷章，雖解其義，而其韻混淆，未易曉也。如離騷屢次轉韻，其韻之多，有至八句、十二句爲一韻者。招魂亦屢次轉韻，韻之多有至十六句、二十句爲一韻者，今余一以韻爲斷。若惜往日、悲回風有以二十句、二十二句、二十四句爲一韻者，其韻既長，不得不分而注之，然亦書於其下。其他二句、三句韻者亦明書之。故一開卷，若指諸掌」云云。觀第作此書既以攷訂古韻，是故分章亦斷之以韻，每韻爲一章，而不計句之多寡。辨古韻未涉及古韻之分部，而據其所列韻例，雖未分而似分者也。如，離騷：「吾令羲和弭節兮，望崦嵫而勿迫。路漫漫其修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。」「前望舒使先驅兮，後飛廉使奔屬。鸞皇爲余先戒兮，雷師告余以未具。」「吾令鳳皇飛騰兮，又繼之以日夜。飄風屯其相離兮，帥雲霓而來御。」案：若以廣韻言之，迫、索並入陌韻；屬，入燭韻；具，入遇韻；夜，入禡韻；御，入御韻。唐時用韻，平聲魚、虞、模多合用不分，則去聲御、遇、暮亦宜同用不分。然陳氏離析爲三韻，以迫與索、屬與具、夜與御各爲一韻。則驗以古韻

部，若合符節然。其魚、侯二部分用，已在顧炎武、戴震諸老之前。又，九歌湘君：「望夫君兮未來，吹參差兮誰思？」山鬼：「被石蘭兮帶杜蘅，折芳馨兮遺所思。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，路險難兮獨後來。」陳氏以二例分別以「來」與「思」爲韻。案：廣韻，來，入咍韻；思，入之韻。而驗之以古韻部，則之、咍於古確爲同部。段懋堂六書音均表即以之咍爲一部。又，惜誦：「欲儻個以干僚兮，恐重患而離尤。欲高飛而遠集兮，君罔謂女何之。」惜往日：「信讒諛之溷濁兮，賊氣志而過之；何貞臣之無辜兮，被讒謗而見尤。」陳氏以二例「之」與「尤」爲韻。案：廣韻，尤，入尤韻。而驗之以古韻部，廣韻尤韻中尤、牛、謀、郵、陪等字，古皆入之部。若以陳氏所斷韻例，驗之以古韻部，符合者蓋十之八九。且以繫聯之法彙合之，蓋與清人所立古韻分部亦大致相合。

陳氏於屈子二十五篇，尤重離騷一篇，且因騷以論其人其事。嘗云：「愚讀離騷，愛其才情濳發，託興高遠，誠辭賦之宗也。至云『紛吾既有此內美兮，又重之以修能』。則歎曰：是其謗之招乎！至『不量鑿以正衽兮，固前修以菹醢』。則又歎曰：夫其自知之矣。蓋其嫉謠諑，怨靈修，回望故都，深綰綰焉。直令惻然傷心。然披抉小人之情，剖析治亂之幾，終不若變雅之爽朗也。且其飲馬咸池，總轡乎扶桑，前望舒，後飛廉，令豐隆，求宓妃諸語，後人修辭率慕而效之。乃雅則指牛女而惜其不可『服箱』、『報章』也，覩斗箕而傷其不可『簸揚』也。悲而無聊，典而含痛，有不廢書流涕乎？此所以經千載而如新歷、百誦而不盡也。」其推重如此，抑亦有所寄寓耶？